

生活之悟

那易逝的青春岁月

■姚永刚

与其说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慨叹，毋宁说是一个命题——一个人人皆可感慨万千的沉重的人生命题。以此为 主题，仁仁智智，都能够在岁月的长河里重寻几朵熠熠生辉的浪花。对于像笔者一样的70后，能共鸣出如此心灵喟叹的，多缘于一个曾经为之痴狂而今虽久违但依然痴迷的音乐组合——小虎队。

这个由三个70后的阳光男孩组成的台湾音乐组合，自从1989年在央视音乐节目《潮——来自台湾的歌声》中亮相后，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使其成为那个年代青少年心中的偶像。那活力四射的载歌载舞的演唱方式，让无数歌迷追捧。磁带热卖、唱片热销，那稚嫩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回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毫不夸张地说，小虎队是当时流行乐坛的风向标，催生了许多类似的音乐组合。

尽管年味随着春暖花开而渐渐淡去，但除夕春晚小虎队那魅力依然的表演，仍然活跃在脑海里。回味着那熟悉的旋律，记忆一下子回到了那个青涩的季节。

那时，我上高一，正是纯真多梦的年龄。沉重的课业和升学压力，给本应斗志昂扬青春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影。在沉闷的氛围里，一群少男少女过着三点一线的校园生活——是小虎队的歌声打破了这种枯燥乏味。记得当时刚从师专毕业的体育老师买回了小虎队的磁带，于是，上午课间操的间隙里，校园的广播里就反复传出了《青苹果乐园》、《红蜻蜓》、《蝴蝶飞呀》、《逍遥游》、《星星的约会》、《放心去飞》等这些轻松自由而充满朝气的歌声。接着，传抄歌词，借听磁带，占据了大量的学习时间。听着歌声，我们幻想，能像歌里爬上沙滩的贝壳一样走出校园，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能像歌里的毛毛虫一样，期待着能有一双美丽的翅膀，翱翔在自由的天空。最终，这种自由散漫的情绪，引起了校方的严重关切，甚至被定性为一起事件。尽管年轻的体育老师因此而作了检讨，尽管班里因此而衍生出早恋的萌芽，但这些却成为我们日后的校园回忆中最为醒目的片段。那个体育老师被我们奉为“铁杆”，因为我们笃信，是他让我们有了一种对自由生活的憧憬，有了一种认知社会的热切向往。

20多年过去了。重逢后的小虎队老了，这多少让人有些惋惜。但是，永远不会老去的，是他们给那一代青少年留下美好回忆的青春旋律和经典作品。与此相比，小虎队是否重组就显得并不重要了。而重要的，是小虎队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单纯的音乐组合，而成为一种岁月的标记、一种生命的符号，是那一代人至纯至真、一去不返的青春象征。品味着他们的经典老歌，与之走过青春岁月的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季节亲历的悠悠往事——一种懵懂的情愫，一个会意的眼神，抑或一段没有结局的浪漫情事。这被时光匆匆带走的一切竟恍然如昨。

人生中有许多类似的记忆载体，或物或事，无声的，有声的，都承载着某段难以忘怀的岁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们会像徐徐的微风一样，渐渐拂开被世俗的纷纷扰扰尘封许久的记忆。那些已成永恒的过往的点点滴滴，会一起涌上心头。此刻，我们除了感叹青春的宝贵易逝和红颜易老之外，或许会泪流满面。

精彩人生

与水交融，不必投身于大海汹涌的波涛之中，这是我在九寨沟珍珠滩瀑布前，滋生的湿湿润润的感悟。

还在盘旋的柏油公路上，我的双耳就灌满了瀑布的巨大响声。左转右绕，沿着台阶下了一片绿色的坡地，在对面一排雄峙的危崖险峰，乳白色的瀑布绝顶而下，厚重而磅礴，激溅弥漫飘扬的浪花雾影。在蜿蜒的幽谷之间，汇成一道奔流的河水，一路呼啸着远去。

隔着约十几米的距离，感受到了一阵阵的丝毛细雨。在有些人看来，若说这就是与水交融，那就夸大其辞其意了。与水交融，当是人的身心与沸腾的水浑然一体，这就有了澎湃不息的灵魂与生命。

为此我十分惊讶。因为看到瀑布，我就感到自己与水已经“交融”。

珍珠滩瀑布景区的游客，挨挨插插，以致举步维艰。大多数

酸甜苦辣

与水交融

■卢建端



游客都在一些独特的景点摄影留念。我自然不会丢失这个机会，与几个旅伴，二台数码相机轮流转拍，镁光灯一闪一闪，把肉体凡胎的我们定格在这人间仙境。其中有一处景点，少有人斗胆涉足。它最接近瀑布，如果上去的话片刻之间，就成了一只“落汤鸡”。我没有一丝犹豫，抬腿走到那个景点。不是上了九寨沟，来到“银河落九天”珍珠湾瀑布前，我想湿一回还湿不了呢。

而最重要的，是只有在这个景点，才能拍下瀑布显著的特征和风貌。这是逛游九寨沟几个瀑布后，我所孜孜以求的啊。

一个旅伴拽住我，说那里水势太大、雾气太重，别冒这个风险，见我执意不听，才无奈地罢手。

站在景点的栏杆前，我有瀑布在我的头顶凌虚而落之快感。劝过我的旅伴，奋勇上前为我拍了一帧照片。虽然是个“水中人”，我却为此而兴奋不已，

“钱人”

■曹新旺



次朋友聚会上说，没钱花比死了都难受。因为这句话，一个朋友差点和他打起来，说“钱人”是让钱给烧糊了，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很难闻。

“钱人”有时说话的气味的确有点难闻，但不可否认，人家有这个实力。宝马两辆、别墅四栋，就连他那个小秘也是好车、好房、好吃、好养。一个伙计套用小品中的一句话说，人和人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行文至此，本该打住，但“钱人”的故事并未就此停滞。以前我对“乐极生悲”这四个字不太相信，但从“钱人”的最后归宿，我真有些深信不疑了。去年8月份，“钱人”被查出患有肝癌，而且是晚期。医生的嘴一张一合，“钱人”傻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没了昔日那种财大气粗的威风了，他瘫坐在病床上。而惟一让他能有些安慰的是他有钱的支撑。而“钱人”自以为“深爱”的小秘听说“钱人”得了肝癌，席卷部分财产，一阵风地不见了踪影。真是来也是风，去也是风呀！

小秘的不辞而别，无疑是在他的伤口上撒了把盐，给“钱人”更为沉重的打击。这时的“钱人”泪水真是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更让“钱人”泪流满面的是他的前妻毫无怨言地前来伺候他。他悔呀！从头顶悔到脚跟！想当初，自己有两臭钱就不知道自己姓啥啦，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地休了妻子，还经常得意地说，不是我的错，都是钱惹的祸。而如今呢？真吃还是家常饭，实惠还是结发妻。

“钱人”去北京换了肝，他也没有为钱而发愁，他的精神也稍微有点好转，似乎又有了往日的“风采”。但好景不长，就在刚刚过去的腊月二十三那天，“钱人”的病情恶化了，他深知这次劫数难逃，不由悲从心中，想他从一个穷光蛋打拼成一个富翁，从由别人看不起到无限风光，他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只可惜他的好梦不是很长，便在噩梦中惊醒。

由于我们俩玩得比较不错，我到医院看望了“钱人”。这位昔日很张狂的哥们儿已瘦骨嶙峋，再也找不到往日酒桌上的“钱人”了。“钱人”话没张口，泪已两行。“人生无常啊！我有钱但治不好我的病，要钱有何用？我现在才明白一个道理，不管你官大官小，钱多钱少，在死神面前都是平等的，平安是福啊！”

刚刚过去的正月十五，在大街小巷的礼炮声中，“钱人”带着对人生的无限留恋走完了他38岁的人生！听说，“钱人”临走时手里还攥着一把钱，手握着前妻的手不愿松开，眼泪汪汪地注视着前妻。我想，天堂里的“钱人”还会为钱而狂吗？



三八妇女节，陪母亲吃顿团圆饭

■范德波

三八妇女节前，妻说她想约姊妹几个到时一起回家陪妈妈吃顿团圆饭，过个快乐的三八节。这么好的建议，我当然举双手赞成。

岳母肾病复发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也变得有些木讷了，很少见到她的笑容。现在，她已患上了“血透依赖症”，两周三次的“血透”成了她的“必修课”。巨额的花销，疾病的折磨，压得她直不起腰来，她将自己锁在心灵的“昏聩处”，大门不迈，二门不出。

病中的人最需要关心和照顾，需要儿女绕膝，在身边嘘寒问暖，说说话，谈谈心。平日里，大家忙于生计，没白天没黑夜地打拼，很难聚到一起吃顿饭。家里只剩下岳父、岳母老两口守着偌大的房子，冷清得很。

我们不知道岳母的病能撑多久。一年，两年，或许……妻说，行孝应当时，不能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生遗憾。钱花完了能挣回来，妈妈走了，就回不来了。我们不是医生，不能从“根”上治好她的病，但我们可以用孝心医好她心灵上的伤痛，尽可能地让她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个节，过好每一天，让她在儿女的孝心里从容地面对病魔，微笑着走好今后的人生路。

是啊，当父母一天天老去的时候，是最需要儿女关心孝顺的。做儿女的，或许不能给予他们山珍海味，也不能献上绫罗绸缎，那么，我们就常回家陪老人吃顿舒心的团圆饭，让我们的孝心在浓浓的饭菜香中绵延开去，长久地萦绕在老人心间。